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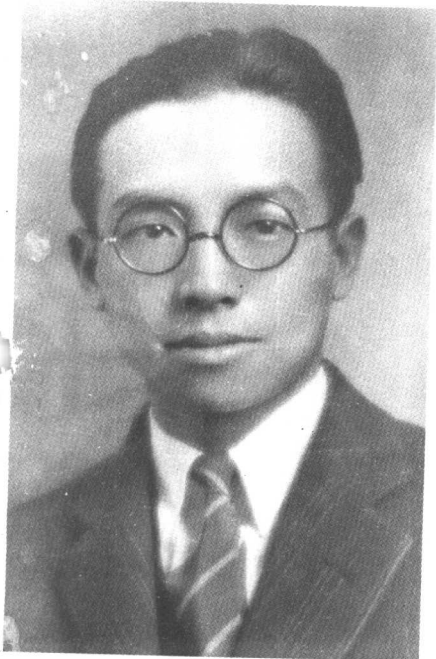
林 洙

大匠的困惑

我与梁思成

作家出版社

1) 梁思成(左一)与父亲梁启超、弟弟思永(左三)姐姐思顺在日本的合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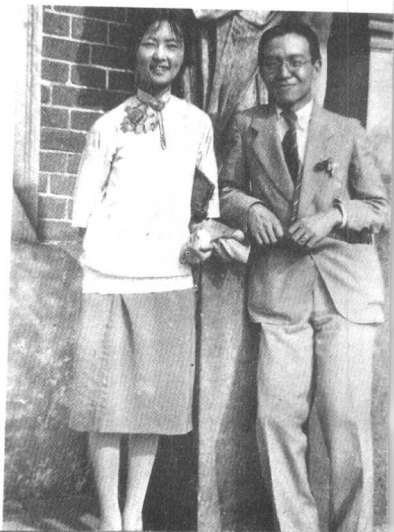


4) 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。

2) 在清华学堂求学时的梁思成。



3) 林徽因与父亲林长民在英国伦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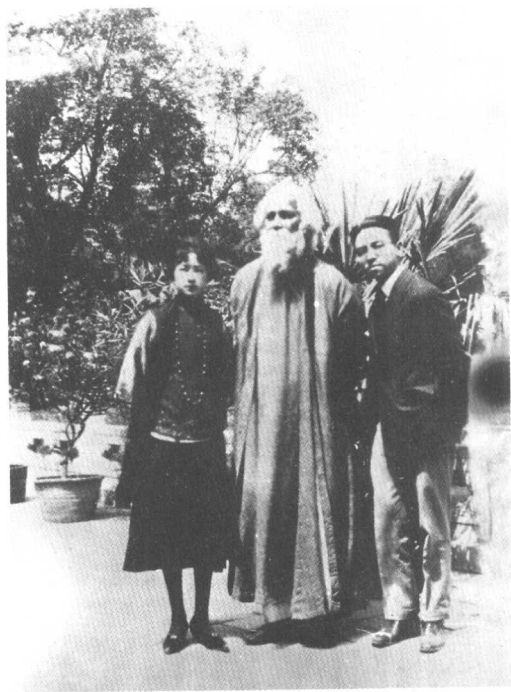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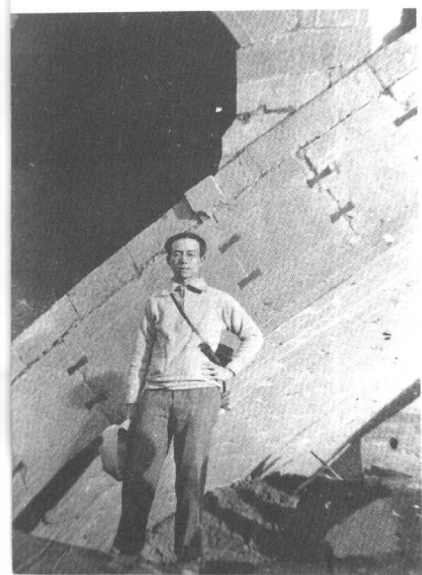


5) 1931 年，梁思成与林徽因参加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。



6) 1947 年，梁思成作为中国建筑师代表参加设计联合国大厦的建筑师顾问团。

7) 1933 年，梁思成测绘赵县大石桥。



8) 梁思成、林徽因与印度诗翁泰戈尔合影。

9) 五十年代，梁思成陪同周总理接待外宾。



10) 1954年，梁思成（右二）梅兰芳（右一）老舍（右三）华罗庚（左一）在全国政协讨论宪法草案。



11) 1959年，梁思成和自己的学生们（第二排左三为梁思成）。



12) 1949年春，梁思成与林徽因送女儿再冰参加南下工作团。



14) 1962年，梁思成与林洙于清华园。



13) 1950年，梁思成在病中与林徽因讨论国徽设计方案。



目 次

楔 子.....	1
国宝梁思成.....	2
梁家的茶会.....	9
梁思成的妈和娘.....	14
童年的回忆.....	18
清华学堂.....	21
学贯中西.....	25
东北大学建筑系.....	32
中国营造学社.....	36
中国的第一篇古建筑调查报告.....	40
正定菩萨、应州塔、赵州桥.....	46
佛光寺和抗日战争.....	54

十 二	逃 难	60
十 三	营造学社西南小分队	64
十 四	我国第一本《中国建筑史》	67
十 五	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	75
十 六	解 放	79
十 七	换了人间	84
十 八	梁思成与北京	88
十 九	国 徽	94
二 十	景泰蓝啊！景泰蓝	97
二十一	最悲痛的追悼会	100
二十二	批 判	103
二十三	喝下这杯苦酒	109
二十四	笨人下的笨功夫	112
二十五	一封求婚信	116
二十六	知 音	120
二十七	一纸“申请书”	128
二十八	没有结论	134
二十九	无可推卸的责任	142
三 十	严谨的学风与良师益友	149
三十一	保护文物建筑的先驱	156
三十二	赤子之心	164
三十三	挂上黑牌子	169
三十四	劫 后	176
三十五	对儿女的最大真诚	179
三十六	璆珞的毁灭	182

三十七	处处都是烟囱·····	187
三十八	仍然得出这个结论·····	191
三十九	回 顾·····	198
四 十	走不通的死胡同·····	204
四十一	摧 残·····	208
四十二	还需要他为社会主义服务·····	215
四十三	被抽掉灵魂的人·····	218
四十四	没有找到答案·····	221
后 记	·····	225

楔 子

生活有幸福，也有痛苦。人们往往不愿回忆痛苦的往事，我却常常回想与思成共同度过的坎坷岁月。那是曾经经历了痛苦与恐怖的岁月，那也曾是充满了理解、幸福与欢乐的日子。当我现在重新翻阅生命的这一页时，心脏仍止不住怦怦地跳动，它浓缩了生活太多的甘与苦。

在那非常时期的十年，他是怎样严峻而痛苦地剖析自己的一生。而我也就跟随他的自我回顾，更认识了他，更理解了他。

那十年，我清晰地看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的爱国心。他那近于疯狂的对祖国文化的热爱；他那对祖国对党近乎于痴的忠诚，都使我感动。为祖国，他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。

那是我们相依为命的十年。当我轻轻翻阅这一页时，在苦涩中，同时也感到无限的平静与最大的安慰。因为我已把自己的一切能给予他的全给了他——我最尊敬的老师；我最亲密的朋友；我最亲爱的伴侣。

一 国宝梁思成

1948年，我在上海结束了中学生活，考上了私立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南京金陵女子大学。可当时私立大学的学费相当昂贵，我的哥哥已经在私立大学就读，如果我再上私立大学，对我们这样公职人员的家庭来说，在经济上几乎是难以负担的。

恰巧，这时我的男朋友程应铨要北上到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。父亲决定让我和哥哥都随程北上求学。他听说清华设有先修班，因此写信给清华的同乡林徽因，请她帮助我进入清华大学先修班学习。

林徽因是我们福建的才女。在我们家的客厅经常有些家乡人来拉家常，几乎每次都要提到林徽因，并谈到她嫁给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的事儿。他们还说：梁思成与陈寅恪、翁文灏三人同被誉为中国的三位国宝。

我终于到了北平，这个我向往已久的城市，并迫不及待地游览了故宫，然后又游览了三海，天坛和太庙。我从没见过这样伟大壮丽的建筑，当我站在太和殿前，多么希望自己能够长久地留在这里，哪怕做一名清洁工我也愿意。当我走

在天坛笔直的长长的神道上，远望圜丘时，感到自己也仿佛飘飘然的接近上天。而太庙却又是另一番情景，它那大片的古柏，这般肃穆，连轻轻咳嗽一声都怕惊动了祖先。天呵！我有生以来从没有领受过，一个人可以从建筑物上得到这么多的感受。在昆明我爱它美丽的湖光山色，在上海我只看到它的商业繁荣。然而北平，只有北平，这成群宏伟的古建筑，加上人们那彬彬有礼的北京话，使我第一次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祖国文化的伟大。使我这个长期在上海形成的、崇拜美国物质文明的心理受到谴责。北平啊！祖国的明珠，祖国的瑰宝，你给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！

我第一次进清华是从西校门进去的。从西校门到二校门，乘汽车不过三、五分钟的路程，我却感到走了半个多小时。路沿着一条清冽的小溪延伸，在路的另一边是一片树林，路上不见一个行人。路旁的大树从我眼前掠过。多么幽静的清华园。我到清华时朱自清先生刚刚逝世几天，那天上午才开过他的追悼会，清华园笼罩着暗淡的悲哀。朱自清先生宁肯饿死也不领美国救济粮的精神，激励着每一个爱国者，使清华园又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气氛。这就是1948年清华这个最高学府给我的印象。

我到清华后的第一件事自然是去拜访林徽因先生。但我听到一个坏消息，她不久前刚刚做了肾切除手术，肺部结核也已到了晚期，医生告诉梁思成说她将不久于人世了。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多么悲哀的事。我反复地考虑着去不去拜见她。我不断听到人们对她超人才智的赞扬，及对他们夫妇渊博的学问的敬佩。我就更害怕了，我这个没被清华录取的小

青年，在她的面前将多么尴尬。我一直拖延着去拜见她的日期，直到她听到我已到清华的消息，召见我时，我才去见她。

在一个初秋的早上，阳光灿烂，微风和煦，我来到清华的教师住宅区新林院8号梁家的门口，轻轻地叩了几下门。开门的刘妈把我引到一间古色古香的起居室，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，北半部作为餐厅，南半部为起居室。靠窗放一个大沙发，在屋中间放一组小沙发。靠西墙有一个矮书柜，上面摆着几件大小不同的金石佛像，还有一个白色的小陶猪及马头。家具都是旧的，但窗帘和沙发面料却很特别，是用织地毯的本色坯布做的，看起来很厚，质感很强。在窗帘的一角缀有咖啡色的图案，沙发的扶手及靠背上都铺着绣有黑线挑花的白土布，但也是旧的，我一眼就看出这些刺绣出自云南苗族姑娘的手。在昆明、上海我都曾到过某些达官贵人的宅第，见过豪华精美的陈设。但是象这个客厅这样朴素而高雅的布置，我却从来没有见过。

我的注意力被书架上的一张老照片吸引住了，那是林徽因和她父亲的合影。看上去林先生当时只有十五、六岁。啊！我终于见到了这位美人。我不想用细长的眉毛，大大的眼睛，双眼皮，长睫毛，高鼻梁，含笑的嘴，瓜子脸……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她。不能，在我可怜的词汇中找不出可以形容她的字眼，她给人的是一个完整的美感。是她的神，而不是貌，是她那双凝视着的眼睛里，深深蕴藏着的美。当我正在注视这张照片时，只听卧室的门“嗒”地一声开了。我回转身来，见到林先生略带咳嗽微笑着走进来，她边和我握手边说：

“对不起，早上总是要咳这么一大阵子，等到喘息稍定才能见人，否则是见不得人的。”她后面一句话说得这么自然诙谐，使我紧张的心弦顿时松了下来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这句话包含着她这一辈子所受病痛的折磨与苦难。我定睛看着她。天哪！我再也没有见过比她更瘦的人了。这是和那张照片完全不同的一个人，她那双深深陷入眼窝中的双眼，放射着奇异的光彩，一下子就能把对方抓住。她穿一件浅黄色的羊绒衫，白衬衫的领子随意地扣在毛衣内，衬衫的袖口也是很随便的翻卷在毛衣外面。一条米色的裤子，脚上穿一双驼色的绒便鞋。我们都坐下后，她就开始问我报考大学的情况。这是我最怕的事，只得羞怯怯地告诉她，我自认为数学、化学、语文尚好对付，物理、地理不行，最头疼的是英语。我对它简直是一筹莫展。她笑了笑说：

“你和我们家的孩子相反，再冰、从诚^①他们都是怕数学，你为什么怕英语。”

“我怕文法”，我说：“我简直搞不清那些文法。”

“英语并不可怕，再冰中学时在同济附中，学的是德语，英语是在家里学的，我只用了一个暑假来教她。学英语就是要多背，不必去管什么文法。一个假期我只选了一本《木偶奇遇记》做她的课本，儿童读物语法简单，故事也吸引人，她读一段背一段。故事读完了英文也基本学会了，文法也就自然理解了。”

接着她又问起我的食宿情况，我告诉她，已经在工字厅

^① 梁再冰，梁思成的女儿；梁从诚，梁思成的儿子。

食堂入伙。系里的美术教师李宗津先生把他在工字厅的宿舍暂时借给我住，因为他城里另有住房。但是工字厅是男教工宿舍，所以很不方便。她很快就想到可以让我借住在吴柳生教授家，并说要亲自去和吴夫人商量。然后她又问我对北平有什么印象：当我正在寻找一个恰当的词汇来回答她时，她已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起北京的历史。

“北京城几乎完全是根据《周礼》《考工记》中‘匠人营国，方九里，旁三门，国中九经九纬，经涂九轨，左祖右社，面朝后市’的规划思想建设起来的。”她说。同时她看出我不懂这句话的意思，便又接着解释说：

“北京城从地图上看，是一个整齐的凸字形，紫禁城是它的中心。除了城墙的西北角略退进一个小角外，全城布局基本是左右对称的。它自北而南，存在着纵贯全城的中轴线。北起钟鼓楼，过景山，穿神武门直达紫禁城的中心三大殿。然后出午门，天安门，正阳门直至永定门，全长八千米。这种全城布局上的整体感和稳定感，引起了西方建筑家和学者的无限赞叹，称之为世界奇观之一。”

“‘左祖右社’是对皇宫而言，‘左祖’指皇宫的左边是祭祖的太庙。‘右社’指宫室右边的社稷坛（现在是中山公园）。‘旁三门’是指东、西、南、北城墙的四面各有三个城门。不过北京只是南面有三个城门，东、西、北面各两个城门。日坛在城东，月坛在城西，南面是天坛，北面是地坛。‘九经九纬’，是城内南北向与东西向各有九条主要街道，而南北的主要街道同时能并列九辆车马即‘经途九轨’。北京的街道原来是很宽的，清末以来被民房逐渐侵占越来越狭了。所以你可

以想象当年马可波罗到了北京，就跟乡巴佬进城一样吓懵了，欧洲人哪里见过这么伟大气魄的城市。”我们都笑了，她接着说：

“‘面朝后市’也是对皇宫而言，皇宫前面是朝廷的行政机构，所以皇帝面对朝廷。‘市’是指商业区，封建社会轻视工商业，因此商业区放在皇宫的后面。现在的王府井大街是民国以后繁荣起来的。过去地安门大街鼓楼大街是北京为贵族服务的最繁华的商业区。前门外的商业区原来是在北京城外，因为辽代与金代的首都在现在北京城的西南。元朝的大都建在今天北京城的位置，当然和金的旧都有联系，那时从旧都来做买卖的商人，必须绕到城北的商业区去，所以干脆就在城外集市。北京前门外有好几条斜街，就是人们在新旧两城之间走出来的道路，开始在路旁搭起棚户。慢慢地发展成为固定的建筑和街道。过去一有战争城外的人就往城里跑，到了明朝嘉靖年间，为了加强京城的防卫才建了外城。”她一口气说下来，一个封建社会的宏伟的北京城地图，在我眼前勾画了出来。接着我们又谈起颐和园，这也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。但是那时到颐和园没有公共汽车，我虽然有一辆自行车，却还不会骑，所以一直没有去。我听说颐和园的长廊特别有趣。林先生却摆手说：

“颐和园前山太俗气了，颐和园的精华在后山。沈从文现在正住在谐趣园，你可以去找他，请他做向导。”我们谈着谈着，实际上是她谈着我听着，不知怎么搞的竟过了两三个小时。我完全忘了她是个重病人，慌忙站起身告辞。她笑笑说：“我也累了，每天下午四点我们喝茶，朋友们常来坐坐，欢迎

你也来。”我从没有和父辈的人这么交往过，但不知怎么的，一段意想不到的交往就这样开始了。

我从梁家出来感到又兴奋，又新鲜。我承认一个人瘦到她那样很难说是美人，但是即使到现在我仍旧认为，她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美，最有风度的女子。她的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语都充满了美感，充满了生命，充满了热情，她是语言艺术的大师，我不能想象她那瘦小的身躯怎么能迸发出这么强的光和热。她的眼睛里又怎么能同时蕴藏着智慧，诙谐，调皮，关心，机智，热情的光泽。真的，怎能包含这么多的内容。当你和她接触时，实体的林徽因便消失了，而感受到的则是她带给你的美，和强大的生命力，她是这么吸引我，我几乎像恋人似的对她着迷。那天我没有见到梁思成先生，听说他到南京接受中央研究院院士学衔去了。

二 梁家的茶会

我初到清华时，建筑系开办才两年，全系师生加起来才只三十多人。学生都在一个大教室上设计课，师生关系非常融洽，学生对教师不论老少都称“公”。那时的建筑系真是富有民主精神，而且朝气蓬勃，我也常常到系里去看李宗津作画。

有一天我正走在建筑系馆的楼道里，迎面来了一位中年人，他身材瘦小，有些驼背，穿一身考究的西服，戴着一副宽边大眼镜，更增加了他那学者的风度。他看来和蔼可亲，诙谐风趣。他向我伸出手笑着点了点头，又扬起眉毛调皮地说：

“是林小姐？我猜对了吧？这位漂亮的姑娘一定是林小姐。”

我不好意思地笑了，虽然我搜不出一个字来回答，但立刻就断定这位亲切的长者是梁公。

汪季琦先生回忆他第一次和梁公见面的情景时说，梁公的头一句话就是：“我应该叫你一个好听点的，叫你一声小叔叔。”因为汪有一个比他大三十多岁的哥哥是梁启超的好朋友。汪季琦回忆说：“梁公是个很有风趣的人，他几句话一说，